

五万治愈者的劫后余生：“和死神握过手，就没那么恐慌”

Original 谭畅 南方周末 2 days ago



▲ 2020年3月1日，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治愈者出院，离开时全身消毒，并被送去隔离点继续观察14天。（南方周末记者翁洸/图）

全文共**4754**字，阅读大约需要**10**分钟。

“生病不是我的错，何况我的病已经好了。”保安畏惧的眼神刺伤了万春晖，但他不打算隐瞒自己的治愈者身份。

来电的是一位病友家属，家属拜托骆非打打气。“你的话比医生管用，你能痊愈出院，本身就给了他们信心。”骆非的主治医生也这么叮嘱。

贾娜出去买菜，在空无一人的江边邂逅大片卷积云。她发现，自己变得更容易被美景打动，哪怕这美景不在远方，就在自己家门口。

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

文 |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

南方周末实习生 宋思静 李佩云

责任编辑 | 何海宁

“终于重见天日了。”2020年3月1日下午，李泉用一条情绪昂扬的朋友圈消息，宣告痊愈出院，开始了为期14天的隔离观察生活。

不过，22天前，他的岳母在感染新冠病毒后撒手人寰——他不能写在朋友圈，也不能告知还在方舱医院养病的妻子，“我怕她一个人接受不了，从轻症恶化成重症”。

这是大疫情阴霾下的一个普通武汉家庭的命运，有人离去，有人痊愈，还有人在治疗。截至3月4日12点，全国累计确诊80422人，累计死亡2984人，累计治愈49923人，每一个数字背后，都积聚了太多难以言说的酸甜苦辣。

李泉独自咀嚼着目睹亲人离世的哀恸与无助，生死定格在元宵节那一天：120将岳母送到了医院，几小时后，殡仪馆来车拉走了遗体，而李泉住进了这家医院。此前两人因找不到床位一直往返医院打针。

待妻子痊愈，二人相聚，那一日的幸与不幸该如何诉说？

和李泉一样，这近五万名治愈者，他们的血液中或许永远流淌着新冠病毒刺激产生的抗体，他们的记忆中或许永远埋藏着这一场疫病遗留的创伤。

“有的人会很快忘却痛苦，用暂时的放下支持自己进入当下的生活。有的人因为亲人离世而自己活着，会有幸存者的羞愧和内疚。”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秘书长杜洺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不同人面对创伤有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，“这没有好坏之分”。

如何重启愈后生活，每一名治愈者都面临抉择。这是他们的劫后余生。

1 “生病不是我的错”

走出武汉火神山医院那一天，万春晖只带走了一张出院证明，其他个人物品因为无法消毒，都留在病房里。

出院证明仅薄薄一页纸，打印了万春晖的个人信息、住院情况和离院建议。病区主任在纸上签名，再盖上火神山医院医疗专用章。

“回头我要把它裱起来。”2月27日，万春晖在电话里郑重地说。那天是万春晖出院后居家隔离的第八天，他有些怀念火神山医院的伙食——午饭、晚饭都是三菜一汤，而一个人在家只能每顿下点饺子面条。

Good
Health

出院祝福卡

亲爱的朋友：

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
你经受了心灵的煎熬与病痛的折磨
病毒拉开了我们的距离，却让我们的心贴得更近
难忘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
今天，看到你安全出舱，我们好高兴
我们坚信
爱是最好的武器
让我们一起迎接春天的到来
加油！



武汉雷神山医院
Wuhan Leishenshan Hospital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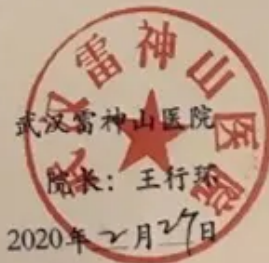
出院证明

HOSPITAL DISCHARGE CERTIFICATE

姓名 万春晖，性别 女，年龄 24 岁，住院号：20200217001。于2020年 2 月 17 日入住武汉雷神山医院。经过规范治疗、专家组会诊确认，符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的出院标准，准予出院。

出院后，请居家隔离14天。

特此证明。



雷神山医院的出院证明制作精良，令万春晖很羡慕。（采访对象供图/图）

万春晖可能是雷神山医院最出名的病人。在这家医院正式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第一天，《解放军报》记者拍摄到万春晖不坐轮椅、步行入院的镜头，他还冲镜头竖起大拇指。住院的日子里，万春晖用视频和文字直播战“疫”故事，收获外号“雷神山眼镜大叔”。

疫情来临前，44岁的万春晖经营着一个财经类自媒体账号，只有区区两百多个粉丝。而现在，这个账号已经拥粉22万，账号名称下有两条个人认证信息，“优质财经领域创作者”排第二，“武汉新冠肺炎治愈患者”排第一。

“网红”患者出院，社区派车接万春晖回家隔离。车到小区门口，司机想和万春晖合影留念，于是把手机递给小区保安。没想到，保安拒绝帮忙，“他说没戴手套，怕碰了我们的手机就会传染”。

“生病不是我的错，何况我的病已经好了。”保安畏惧的眼神刺伤了万春晖，但他不打算隐瞒自己的治愈者身份。一则他的自拍视频上过央视，“脸也露了，真名也打上了，藏也藏不住”。再则，自从十多年前挣了点钱，万春晖就不再上班：“我没有同事的压力，邻居支不支持我也不在乎。”

家住湖北黄冈的骆非不能不在乎邻居的看法。他在有“黄冈版小汤山”之称的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住院时，家门口的高音喇叭经常广播，提醒业主小区里已有8人确诊。妻子听着心烦，骆非只能在电话里安慰：“就让他们嚷吧。”业主们并不清楚病人出自哪一户，于是在微信群中各种猜测、打探。骆非看在眼里，默不作声。

出院后，骆非被集中隔离在一所技校里14天，2月下旬隔离期满。回家那天，他提前给社区派的司机打电话，请求司机晚上来接他，“晚上不起眼”。

司机没掌握好时间，傍晚太阳还没下山，已经把骆非送到了小区门口。骆非赶紧让司机停车，自己走进小区——“我们这儿也‘封城’了，一般的车不让上路。邻居看你坐车进来，会怀疑你不大正常。”

只要躲过邻居，回到家，大门一关，骆非的心情还是舒畅不少。“在外面（隔离），哪怕病好了也感觉自己是病人。”虽然出于谨慎，骆非在家还是整天戴着口罩，但看着6岁的女儿在眼前晃来晃去，他重新找回了为人父的骄傲。

全职太太蒋玉从武汉回湖北一个小县城的公婆家过年。丈夫确诊后，蒋玉在1月底短暂地发过烧，退烧后再无任何病症，但核酸检测连续十几天都“阳得很果断”。医生看她活蹦乱跳不像病人，不敢给她打针吃药，也不敢放她出院。

“我天天研究自己出了什么问题，快搞成神经病了。”2月底，核酸检测终于转阴，蒋玉回到公婆家，再不愿意出门，“外面的人看见我也尴尬，我就别让人家为难”。

丈夫在武汉一家食品公司工作，那里忌讳员工生病。蒋玉心想，等疫情结束返回武汉，不能让周围人知道夫妻俩感染过新冠病毒。

2 “你的话比医生管用”

出院后，骆非接到过一个陌生的电话。来电的是同病房一位病友的家属，家属拜托他，给病友打打气。

骆非是病房里最先出院的，另外两位病友都比他年长。其中一位病友已经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，心中愁闷，连后事都向家人交代好了。“他家庭条件非常好。我在里面时他还开玩笑，说自己要是挂了，多不划算啊。”

“你的话比医生管用，你能痊愈出院，本身就给了他们信心。”骆非的主治医生也这么叮嘱。

对于新冠肺炎这样一种陌生而又来势汹汹的传染病，“每个人都希望身边有一个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康复例子。”另一名治愈者邵胜强说，他愿意成为这个例证。

邵胜强1月初发病，当时疫情信息并不明朗。在经过23天的治疗后，2月3日，邵胜强成为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第一位出院的治愈者，甚至有当天不上班的医护人员赶回来和他合影。

邵胜强回到家，开始以治愈者的身份做志愿咨询，至今已持续一个月。每天总有二三十人找到他，身体抱恙的想向他确认自己是否得病，已确诊的轻症患者则问他如何能好。

“我总是告诉他们，这是自限性疾病，轻症靠免疫系统能好起来。”邵胜强反复劝咨询者保持好心态，“我这么胖，身体状况比你们差。我都能治好，你们肯定能挺过来。”

至于重症患者，前来咨询的往往是他们的家属。“病人在医院里，那就是听医生的。我能做的其实就是让家属平复下来，给他们信心。”

万春晖在火神山医院观察到一种现象：病区里一些年轻人整日刷手机，浏览各种疫情信息，因此忧心忡忡，病情越来越重。反而是年纪大一些的，天天看电视，心平气和，康复得更快。

“得这个病的人其实非常脆弱，心理上的压力非常大。”万春晖眼见一位病人因为打不通家里电话，心力交瘁，自己拔了氧气管，“第二天人就没了”。

这也是万春晖坚持直播自己战“疫”经历的原因之一——当大多数人都因一种新病原体惶惶不安时，生病的人反而获得了某种权威性。“虽然我经常说，我不是医生，很多问题不该问我。

但我把自己战胜病毒的经历让人们看见，人们就多了一点真实的希望。”

3 “我还蛮怀念方舱的”

2月27日，短视频平台用户苹果（网名）开了一场直播。从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出院后，他在家住了几天，社区通知他必须集中隔离。

那是集中隔离的第一个夜晚。直播从晚上八点开始，持续3小时，观众最多时来了90人——只有他在方舱医院开直播的一半。他以前不刷短视频，在方舱医院闲极无聊，拍了一条同病区阿姨们唱《亲爱的战友》的视频，上传后迅速收获1.8万个点赞。

“我还蛮怀念方舱的。那里人多，护士小姐姐跑来跑去，病友互相聊天。我走以后他们活动更多了。”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，苹果对自己出院后方舱医院就举办了“方舱好声音”歌唱比赛耿耿于怀：“我要是在，估计最佳男歌手没得跑。”

第二天直播时，他把这件事又念叨了一遍。

许多从方舱医院走出去的治愈者，在独自隔离时感到些许失落。他们在方舱医院体验到久违的群体生活——食药统一供应，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情。之前有人感叹“住得都不想走了”，还上了微博热搜。

苹果出院后，会把仍在方舱医院的病友发来的视频上传网络。一条网友留言让他印象深刻：“要不是知道你们得病，看视频里面这么热闹，真觉得我们在家的才是被隔离。”

随着出院的治愈者越来越多，3月3日，武汉市硚口武体方舱医院率先“休舱”，网友们纷纷点赞祝贺。

相比苹果，余昌平则已是“网红”医生。这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危重症专家，是第一个被感染的湖北新型冠状病毒防治专家组成员。隔离治疗期间，他录制了一系列短视频科普新冠病毒，风格幽默。

2月29日是余昌平痊愈后的第四天。吃过晚饭，他在医院病房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视频采访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有一百多名医护感染，医院专门给治愈的医护开辟了隔离病房。

“一百多（同事）感染，里面像我心态这么好的，也就一两个。很多护士不懂，还是很怕死的。”余昌平颇有些骄傲地打趣说，不是所有被感染的医护人员，都能拍出这么浅白有趣的科普视频。

他摘下口罩，指了指上排门牙的一个小豁口——那是六七年前他值班时，被其他医生的病人打出来的。“我可能适合干这个（拍视频）。”余昌平打算，疫情结束后如果有时间，继续拍短视频改善医患关系。“大家说这段时间医患关系特别好，那以后呢？”

4 “能救一个就扯平，救两个就赚了”

“和死神握过手，‘死’过一次，就没那么恐慌。我不仅是对这个病有了抗体，这辈子的人生都像有了‘抗体’。”原本身材较胖的邵胜强体重减了30斤。大病初愈，刚三十而立的他感觉自己“通透”了，看开了。

“不能埋怨命运对你不公平，因为它对大家都不公平。”受疫情影响，邵胜强创业的公司没了生意，账面上只出不进，一个月要给员工发几十万元工资。放在以前，事业心强的邵胜强会愁得睡不着觉。而现在，他宽慰自己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”。

万春晖发觉，自己的人生观在火神山医院里发生了巨大改变。“以前我真不是多管闲事的人。现在看见那么多医护冒死来救人，来救我，我必须得做点什么。如果他们中有一个人因为救我而感染，我心态会崩溃的。”

他寻思，太专业的事自己也干不来，好在火神山医院缺的就是干杂活的人。因为清洁工难进入，医护须承担许多杂务。万春晖帮着清扫垃圾，修理物件，给其他病人的呼吸机加水……“反正我已经是阳性了，不怕病毒，这些事就可以我来干。我多干点，医护人员就能少干点，多休息一会儿，抵抗力也强一点。”

现在，苹果有个念想，等集中隔离结束，他要第一时间去捐献血浆：“能抽多少是多少。能救一个人就扯平了，救两个人就赚了。”在方舱医院时，他家里两只猫得到了小区陌生人的救助，这场遭遇令他感受到了互助感恩的力量。

早在2月13日，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就呼吁康复期患者捐献血浆。最新消息是，国家卫健委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三部门将共同颁发“爱心捐献荣誉证书”，褒奖血浆捐献者。

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贾娜捐献了300毫升血浆。她在1月24日除夕那天确诊，在2月4日立春那天自愈，中间居家隔离了11天。康复后，她已重上一线。

2月19日献血浆那天，提前得到消息的媒体记者在人民医院爱心献血屋外蹲守。屋内墙上贴着鼓励捐献血浆的倡议书：“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。”

参加工作第一年的贾娜头一回看见这么多记者，心里紧张，第一次测体温37.4℃，偏高。“我当时心情好差啊，怕（血浆）献不成了，害这些记者白跑一趟。又怕是二次感染怎么办？”贾娜在外头站了一会儿，和直播的记者闲扯几句，进去再测一次体温，终于正常了。



病愈后的一天傍晚，贾娜在空无一人的江边邂逅大片卷积云。（采访对象供图/图）

站在贾娜的出租屋里，往窗外看是黄鹤楼，出门五分钟就能走到武汉长江大桥。病愈后的一天傍晚，她骑自行车出去买菜，在空无一人的江边邂逅大片卷积云。

“那天后来没有买到菜，但心情还是很好。”贾娜发现，历经一场劫难，自己变得更容易被美景打动，哪怕这美景不在远方，就在自己家门口。📍

（文中李泉、骆非、蒋玉为化名）

戳击下面图片 继续阅读专题



人物周刊

听见不同 人人都是新闻人物

记录多元声音，呈现事件更广面貌

战疫

【抗击新冠肺炎专题报道】

限时免费阅读



扫码阅读



识别二维码 立即关注

警惕麻痹和盲目乐观心理

加强防疫 守护健康

《南方人物周刊》战“疫”纪念特刊套装



扫码可购



守护家人
守护你我他



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特刊一册+CEKE便携式免洗洗手液